



《福兴楼》（油画）



## 艺术家档案

刘运良，湖南新宁人。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，1998年就读中南大学伦理专业研究生班。现为中国文物学会书画雕塑艺术委员会理事、旅居海南文艺家联谊会执行秘书长、海南东坡书画院院长。

醉心丹青，纵情山水，在油画、国画、书法、摄影、陶艺创作等方面均有成就。旅居海南8年，潜心创作海南题材系列作品，并已完成油画集《石之魂》、国画集《东坡魂》以及速写集《骑楼魂》的创作，近期均以百幅规模结集出版。

平凡超迈  
谦逊豪壮

——读刘运良先生三画册

文／本刊特约撰稿

单正平



《诸子问字图》（国画）

第一次看运良的画，是在他海甸岛的画室。那是一个夜晚，画室里满眼的石头，长满青苔小草的石头，石头堆砌成的断壁残垣，荒凉，苍老，坚硬，孤寂，宁静，沉默中有温暖的光亮，昏暗中透露出平和的悲哀……运良不厌其烦地固执地一遍遍画那些火山石，几乎到了重复单调的程度。在此之前，我还没有见过哪个画家对石山地区下过如此大的功夫。这些石头曾经是水一样的火，气泡一样的实在，坚硬，质实而又空灵。如今它们沉默无语，被堆砌成墙与屋，又被废弃，被忘却，被风雨侵蚀，被骄阳烤炙。现在运良走近来，用手抚摸，用笔记录，用眼交流，更用心体悟。火山石用万年前的余温和养分，滋润了那些微小的绿色生命，而这些小草青苔又用自己娇弱的身体，给石头披上一层绿衣，替它们遮挡暴烈的阳光。石头与苔草，相依为命。火山石比起一般的石头，更有生命的意味，温情和蕴涵。多年过去了，如今看到运良的《石之魂》，我仿佛又到了火山口，到了多年前那个夜晚，那个运良的画室。火山石的魂是什么？在如今迷茫的中国，在当下燥热的海南，面对这些石头，我突然想起鲁迅的诗句：“尘海苍茫沉百感”。苍茫，铺天盖地的沉重的苍茫感，是如此的明晰，又如此的难以言表。运良当年埋头一笔一画，沉着冷静，用油彩堆砌这些石头时，他在想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今天我看这些画，无论是笔触还是造型，无论是色彩还是气韵，我找不到比苍茫更好的词来形容我的感受了。

最近偶然看到评论家吴亮先生的一段文字，他引述一位上海画家的话说，艺术家最终留给历史的不是他的思想，甚至不是他的作品，而是他的故事。这个说法虽然不免有刻意耸人听闻之嫌，但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后现代艺术家尤其行为艺术家们，不就是以创造各种离奇故事为能事么？即使传统艺术家，他们的故事至少和他们的作品一样重要。假如没有兰亭曲水流觞的故事，就没有兰亭序的产生。王羲之以字换鹅的故事，可能与兰亭序有同样的价值。同样，没有苏轼那么多的故事，也就没有他的诗文。运良用一百幅画，讲述苏轼在儋州的故事，这些故事固然见于苏轼的诗文，见于前人的记述，但那些记述毕竟是简单的，抽象的，甚至是语焉不详的。运良在自己心里重构、具体化了这些故事，并形之于笔墨。在这一百幅画中，最感动人的，是那几幅人物众多，笔墨酣畅淋漓，充分体现海南风情的大画。《东坡咏春图》、《上元夜图》、《冬至与诸生饮图》、《诸子问字图》、《别海南黎民图》，苍老的榕树，肥大的蕉叶，浓郁的绿色，低矮结实的房屋，质朴淳厚的乡民，东坡先生站在他们中间，构成一幅幅古代海南乡村最美的画面。这些画和传统文人画最为鲜明的区别，正在于其格调境界不是孤寂冷清空旷寂寥，而是充满温暖和谐的人间气息。在这些画中，人物造型尤其五官相貌，并不具有多样的、鲜明的个性，而毋宁是模式化的，甚至是被草率处理的。我理解，运良在这里要表现的是一种人在其中的大自然的整体，一种乡村生活的群体，一种东坡在草民中间的自由自然自在。人的相貌在这里并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人在自然中，在环境中，在群体中。我敢说，此前叙述刻画东坡的各类作品，从未有人像运良这样，如此重视东坡在民间，在草根中的意义。我觉得这是理解画册《东坡魂》的关键之一。

与此相似，当运良用速写记录海南的骑楼时，他理解和表达的，并不是这种独特建筑的造型风格具有别样的艺术和



《小巷》（速写）

文化价值，他看重的是这些骑楼背后隐藏的人间故事。他以貌取神，用最简约的线条记录骑楼当中那些最具时代特征，最富生活气息的细节。我最初看到这些速写，感到有点意外。来海南创作的画家，更喜欢表现海南的热带自然风光，大海，植物，阳光，具有热带风情的人物造型，等等。深入海南民间表现他们生活趣味的作品似乎并不多见。具体到骑楼老街，通常我们都知道，这并非海南独有，福建广东各地，多有骑楼，甚至并不比海口骑楼逊色。但深入了解海口的人就知道，骑楼对于海南的意义，和其他地方有所不同。作为一个城市，海口在骑楼出现之前的建筑和城市生活，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无闻。海口（不包含现在的琼山区）没有早于民国的成规模的建筑可以考察。海口也没有早于民国的比较成熟完备的城市生活可以叙述。骑楼就是现代海口发育的全部历史痕迹所在，是塑造现代海口人性格和精神风貌的环境条件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骑楼就是海口故事的载体，骑楼对海口的价值，远远超过华南其他城市。运良记录骑楼，等于用画笔为海口故事做备忘提要。他的每一个线条，其实就是一个故事的线索，每一个勾勒的轮廓，就是一个故事的框架。熟悉骑楼的人们，可以通过这些生动流畅充满表现力的速写，去展开叙述海口一幅幅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。

运良本人，当然也是有故事的艺术家的。但他的故事尚不为人所知。我们看到的只是他的画，他的字，他组织的各种艺术活动，他与各色画家，作家，书法家，企业家，僧侣，老板，媒体人士的交往，他永远平和的微笑，他亮光闪闪的头，他不多不少不长不短的一缕胡须，他一身简朴的中装。我也曾经听他简单说起自己的经历，唱戏，画布景，上美术系，搞出版，烧陶……然后就是画画，不停地画，不停地写，不停地组织各种活动。他不是一个嚣张傲慢古怪的画家，不是特立独行桀骜不驯的艺术家，他为人是如此地平和，谦逊，从容，以致一般人很难将这个人和他大气磅礴豪放粗犷的画风联系在一起。的确，运良是一个不会让人感到意外的人。他身上似乎没有什么让人惊讶的东西。但他的画确实有一种内在的力量，沉稳内敛，刚健雄浑。可是当你想到他是一个湖南人时，这种反差就消失了。湖湘文化塑造的文化人，他们身上的霸气、土气、野气乃至匪气，和一种高远优秀聪敏灵动的禀赋紧紧联系在一起。平凡中有超迈，谦逊中有豪壮，这就是运良的艺术和运良这个人，我相信，他的故事应当如此。



《琼州别宴图》（国画）